



喻园语言文学论丛

文本解读与 意义生成

蒋济永·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园

语

言

文

学

论

从

文本解读与意义生成

蒋济永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 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本解读与意义生成/蒋济永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 月

ISBN 978-7-5609-4244-5

I. 文… II. 蒋… III. 文学理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4260 号

文本解读与意义生成

蒋济永 著

责任编辑:刘 亭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汪世红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95 000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ISBN 978-7-5609-4244-5/I·102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文学解释学的专著。其旨在探讨文学文本解读的文学性与学理。全书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一、文本的文学性。由“文本的知识学”角度切入,将文本从文献文本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文章学文本,然后又进一步还原到文学文本的现象学构成。

二、文学文本的文学性解读。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通过批判语文学、文章学和各种现代文本解读理论,区分了“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文学的解读”两个基本概念,提出文学的解读必须建立在主客体共同建构起来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审美经验是一切文学性解读的基础,本书对文学文本解读的审美经验结构和诗意,进行了现象学描述;重点探讨了文本文学性解读的三种意义生成模式。

三、文学解读学理和有效性。建立在审美经验基础上的文学解读怎样才能防止解读的主观任意性?关键看它是否建立在解读的学理和有效性基础上。

最后一部分主要是从文学解读的有效性角度提出了文学理论知识的有效性问题的,指出文学理论知识的生成应以文学解读的审美经验和学理为基础。

总序

学术研究,有两种境界。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境界,在于“学问乃为己之学”,以学识和学术研究充实自我。又王阳明言:“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此是学术研究的另一种境界,在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欲至两种境界之一,应在学术研究中坚守宁静致远,以免荀子所谓“为学大病在好名”之病。然当前的学术研究,因了各种现实的欲望与制约,不无躁动喧嚣与过分功利。

秀美的喻家山阳,有一群默默耕耘于语言与文学圣殿的学术中人,有资深教授,也有青年学俊,教书之余,或以研促教,培英育才,或以研自娱,陶情冶性。不能言皆臻学术澄静之胜境,幸未染追名逐利之流风,宁静遨游,沉潜于思,自有心得,形诸文字,“成一家之言”。此“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纂出版动力之所在也。本丛书,或论文结集,或学术专著,大体论析深微,新见

屡现,自成体系,有裨学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丛书出版,只是起点,回顾留存,意启后来,寻幽探胜,学无止境。

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应衷心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总编姜新祺先生及编审室诸位责编倾注了满腔热忱,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委会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文本知识学与文学文本的构成	(10)
一、文本确立的文献学知识:文本文献学	(12)
二、文本构成的语文学知识:文本文章学	(20)
三、文学文本的构成知识:现代文本理论	(30)
四、文学文本的文学性构成:文本现象学	(51)
第二章 文学文本的解读	(63)
一、文章文本的构成特点与解读	(64)
二、文学文本的文章学解读	(73)
三、文学文本的现代解读	(90)
第三章 文学文本解读的理想模式	(103)
一、词语是怎样进入阅读主体的	(105)
二、虚在性主体的形成	(111)
三、审美情感的存在方式	(115)
四、诗意的现象学	(120)
五、诗意的单向度构成与意境描述模式	(128)
第四章 文本的文学性解读与意义的生成	(137)
一、自足型意义生成模式	(137)
二、同情型意义生成模式	(143)
三、互文型意义生成模式	(157)

第五章 文学文本解读的学理	(174)
一、理论自身的学理	(176)
二、文本自身的构成规则、常识	(193)
三、诗意综合的知觉方式	(202)
第六章 解读的有效性与文学理论知识的生成	(219)
一、理论的学理与自身的局限性	(221)
二、文学文本的常识与审美经验的距离	(227)
三、审美知觉的习惯与自我突破	(229)
四、解读的有效性与文学知识的生成	(232)
参考文献	(242)
后记	(248)

引 言

有文学就有解释，解释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是所有对文学的解释都是文学的解释，也并不是所有文学的解释都能自我证明其解释就是文学的解释。这两个问题实际就是一个问题，即成为文学的解释的根据是什么？因此，怎样对一部作品做出文学的解释并在学理上证明其解释就是文学的解释，这就是诗学的任务。

——自题

当下市面上正在热卖《易中天品三国》，许多人认为这是将古典文学用通俗方式讲解给大众听，讲得既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又有学术品位，很好地将高雅学术与大众化的理解结合起来了。这种评价是中肯的，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学者，都热购该书和演讲VCD就是证明。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对“三国”有更深研究的专家大有人在，易中天教授只是适时地利用了现代传媒和自身的口才，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心得通俗地传达给广大“三国”爱好者。更为重要的是，易中天从军事学、政治学、人才学、人际关系学等多角度品“三国”的主要人物、历史事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三国演义》作为文学的文本的范围，换句话说，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国”是对《三国演义》这一文学文本进行了非文学的解读，并不真正是对《三国演义》这一文学文本的文学解读。正如日本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从《三国演义》的军事谋略看商战策略”、“刘备与曹操、诸葛亮与司马懿的用人之道的差异”等一样，都属于非文学性的研究。像这种对文学文本进行非文学解

读的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影响也最深远的《诗经》解读史,就是一例。

据当代学者洪湛侯在《诗经学史》里的研究,《诗经》最初的名称是《诗》或“诗三百”,而且最初是以“歌”的形态出现,但到了战国时期就成为“言”——“陈诗献志”、“赋诗言志”的工具,汉代之后更是成为与《礼》、《书》等并列的“经书”。“诗三百”作为经学,它重在对文字、声韵、名物、史地、典章制度、校勘等方面的考据,之后两千年,历代文论家如刘勰、朱熹、王夫之等,虽也注意到《诗》中比兴手法和其中一些作品的文学特点,但其“经学”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直到现代才恢复其为文学文本的本原,并在此基础上来理解它。即便这样,现代学者仍有从历史学、语言文字学、民俗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等角度来阐释《诗经》的。^①显然,这些研究不属于文学性研究。因此,如何将文学文本的文学性阐释与非文学性阐释区别开来,重申一种文学性的文学阐释就成为必需,这也可以为读者清醒地认识当前文学领域盛行的文化研究的本质提供一个参照。

如何对文学文本进行真正的文学性阐释?这首先有个起点问题。20世纪出现的、立足于文本去解释文学的文本理论,是对传统的立足于作家心理意图、社会历史背景的文学解释理论方式的极大矫正,但也因此而迷惑了很多,以为只有文本理论才是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和解释。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韦勒克(René Wellek)就把文本之外的一切文学研究视为外部研究,明确指出只有分析文学文本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意义生成,才称得上文学自身的研究。^②文本研究果真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吗?中国哲学家庄子就曾指出,一切文字书写的书籍、作品对于文学之“道”来说都是

① 洪湛侯. 诗经学史: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2:623-819.

②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4:65-67,147-165.

“糟粕”，作品不等同于文学，把文学文本解释清楚了并不意味着理解了文学。他在《天道》篇中就以“轮扁斲轮”的故事来寓言：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①

这一寓言故事深刻地指出了，言语、书都不能转达言语之外的一些真正体现事物奥妙的经验、意味等，韦勒克等新批评理论混淆了文学与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或称文学研究）之间的区别。文学文本无法等同于文学，同样，对文学文本的解释也不等同于文学文本本身，更不用说，对文学文本的解释等同于文学了。因此，通过已知的文学文本去理解文学或通过理解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去理解文学文本，即便不是“缘木求鱼”，也是“刻舟求剑”，很难真正而全面地理解文学；也因此，通过文学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去解释、理解文学，只能视为对文学的一种解释或一种理解文学的方式。

然而，如果我们撇开文学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释，那么什么是理解文学的门径呢？

从作家遗传和社会时代角度看，我们知道在文学活动中，一些

^① [清]郭庆藩. 庄子集释[M]//国学整理社编. 诸子集成：三. 北京：中华书局，1954：217-218.

作家自己也讲不清楚自己在某一时期为什么能写出那个优秀作品,至于读者,更是感到作家创作的神奇,因为同一对父母生育的孩子,为什么他能写出漂亮的文章,而他的兄弟姐妹却没有办法做到?当然,像勃朗特姐妹^①、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这样都成为作家的幸事,只能成为文坛非常特殊的美谈。况且,即便是同一个作家,同一个大脑,也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文学创作,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和生活中还有很多非文学的活动。例如,作家去集贸市场买菜、超市购物,他(她)还是作家吗?此时他(她)仅仅是一个曾经创作过作品的名义上的作家身份,实际已经变成了顾客,只有当他走路、购物时仍在进行构思、创作,才作为实际的作家而存在。再就是为什么许多作家能成就一时,却难以成就一世?这说明从生物遗传学、心理学角度解释一个作家的天才头脑,也难以完全说明一个作家为什么能成为作家。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理论都强调时代生活对一个人成为作家的决定作用,所谓时势造英雄,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作家,作家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然而为什么同一个时代不同的作家所表现出的风格特点又差异迥然?为什么有些已经成功的作家在时代的大潮下悄然隐退(如沈从文1949年之后就改行研究服装史了)?这表明社会生活既可以成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所表现的对象和内容,也可以成为影响作家向文学高峰发展或使之转向文学之外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它不能全面说明社会生活与作家成就之间的必然联系。

从读者阅读趣味、接受史角度看,读者自身也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某一段时间阅读文学作品是那样着迷,对某一作品的理解感怀至深,至今仍难以释怀;而同样是一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作

^① 勃朗特姐妹指英国的夏绿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代表作有《简爱》)、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代表作有《呼啸山庄》)和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ë,代表作有《阿格尼丝·格雷》)。

品,在时隔几年或更久的时间之后,再也没法使我们感动了。如“文革”时期的许多作品,大凡现在 40~60 岁的人都曾有为之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欣赏经验,而时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他们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看到了“文革”时期作品中的某种“虚假”的东西。翻开文学史可以发现,文学理解何尝不是随着世易时移而变化?当然,我们不能像接受美学家耀斯(Hans Robert Jauss)那样片面地认为文学史就是一部“效果史”或“影响史”。^① 当一个作品不被认为是文学的作品时,这种接受就不能认为它还是文学史的一部分,或者,同样当一个接受(解释)被证明是非文学的接受时,那么即便这些接受思想曾盛行一时(如用经学的方式解读文学文本),也不能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学接受史,更不能成为文学意义史的一部分!文学史如果记述的只是“作品接受”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作品作为文学的意义的历史,那么文学史就变成了文献史。而怎样去认定此一读者或此一时代的接受就是“文学的接受”,而另一读者或另一时代的接受就不是“文学的接受”呢?这又涉及后来的文学观念如何评判曾经的文学观念的问题,即对过去文学观念的再接受问题。

我们知道,文学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涉及作家、读者、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民族信仰等等。就接受系统而言,作家既是作品的创造者又是作品的接受者。作家不能自认为他所创作的作品就是文学作品,因为即便是伟大的作家也会写出许多二三流或不入流的作品。此外,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家还写了许多看来与今天所认定的文学作品毫无关系的作品,如今天看到的《苏轼全集》。苏轼写的公文比文学作品还要多,我们会因此断定凡是他写的作品都具有文学意义吗?就当代的先锋作家的作品而论,

^① [德]H. R. 耀斯, [美]R. C. 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周宁,等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6-27.

也不知有多少先锋派作家的作品曾一度为时代、读者所否定,之后又为后来者所追捧、信奉?某一个读者最欣赏的作品,未必就符合大众的欣赏趣味;相反,大众阅读的时尚,可能左右着一批读者、批评家,甚至权威,但结果可能是,那些一时成为时尚的作品很快就成过眼烟云,恰如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大地》在中国的命运。^①那么,读者接受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显然从读者本身的接受现象的角度是回答不了这一问题的,因为读者接受的趣味、标准本身就与时代风尚、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种族等等的影响密切相关。既然如此,我们将选择从什么地方切入来谈论文学呢?

从整个文学活动的系统看,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早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镜与灯》一书中,就创造了一个从世界、文本、艺术家、欣赏者四个方面相互关联的系统角度来论述文学的方法。^②我国现今流行的文学理论教材^③,也把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来看待,从文学与社会(世界)、与作家、与读者、与文本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去全面考察,结果是文学成了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它无法自我确定。

文学存在于社会-作家-文本-读者的关系中,虽然我们可以论述作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但是最终作家之所以为作家,还是以作家的“文本”作为证明物;同样,读者被证明为某一文本的读者,也必然以“文本”的实体存在作为阅读对象,因此,文学的这一关系性

① 赛珍珠,1938年因创作中国乡土题材小说《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早在1932年其《大地》就为中国读者所关注,有节译本,之后又有全译本,并出现了《儿子们》、《分家》等的系列译作。20世纪30—40年代《大地》曾在中国风靡一时,褒贬不一,新中国成立后因政治原因几乎销声匿迹,80年代后期又曾热过一段时间,目前几乎从大众视野中消失。

②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郇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③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从1992年以来已经经过两次修订了,童庆炳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渊源自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论。

的存在还是以“文本”的存在作为确定中心的。如前所述,文学文本只是文学存在的有限存在方式之一,以有限的方式推论无限,这无异于用人去理解上帝。然而我们选择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来理解文学,一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二来这也是最容易得到实证的途径。

既然我们只能选择文学文本这一有限的存在形式来谈论文学,那么在对这个有限性的文学对象的阐释中,会遇到两个问题。①如何保证它是文学的阐释?②对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解、阐释如何赋予其可操作的方法和学理说明?为此,我们首先要把“文学”这个“上帝”先搁置下来,让问题限制在“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如何去理解”这一论域里,让理解文本的文学性有一条可操作的路径和方法。

在如何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揭示出文学的文学性上,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在分析了太量的作品后,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解释文学文本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可惜的是,他们只解决了如何认识这一技术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文学文本为何要这样理解和我们这一理解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借用批评理论家霍埃(D. C. Hoy)的观点:“认识论描述了知识如何才得以可能,而解释学则描述理解如何才得以可能,并且,它还认为,知识少不了理解。”^①也就是说,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只解决了文本如何解读的认识论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种解读何以成为可能的解释学问题。因此,接下来要做的是对进入文学的各种解释方法和技术进行学理上的说明。只有将认识论与解释学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既理解了文本又赋予了何以如是去理解以学理上的说明。

为什么我们阐释文学文本既要强调阐释它的方法、技术,又要

①. [美]D. C. 霍埃. 批评的循环[M]. 兰金仁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7.

强调阐释本身的学理呢?通过阅读文本去领悟文学与单纯地解释文学文本是有区别的。我赞同一些人主张文学是不需要解释的观点,同时我还要指出,有文学就有解释,解释也是客观存在的。解释是否真的能解释文学,是一回事;解释本身是否符合解释的规则和学理又是一回事。如何使解释富有学理,这就是诗学的任务。其目的不仅是使对文学文本的阐释有方法可循,使文学理解建立在具体的、可操作的路径上,而且使这一阐释有理论根基,保持阐释的客观性。

如何使文学文本的相对性阐释获得客观性?大致可从三方面去衡量:①必须是文学性阅读;②必须有一套阐释文本的方法、技术;③必须有一套说明为何通过这种方法进入文本就能获得文学性阐释的学理。

此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如过去的语文学方法将作品分为内容与形式,然后按照形式怎样为表达内容服务,通过字、词、句、段的意义表达和题材、故事情节,概括出作品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将这一整套分析文章的方法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概括上,很客观、很有效,但这不是真正的文学阅读和解释。首先,文学文本的词句运用和表达方式就不同于文章;其次,文学文本传达的是意味(signification),而不是意义(meaning);其三,真正的文学性体现在如何表达中。例如,阅读《红楼梦》,从主题概括看,它无非讲的是大观园内一群女性围着一个男人,随着大观园的衰落而各自散伙的命运,这一主题并不能显示出《红楼梦》作为文学文本的意味,而真正有意味的、使我们感动的是作者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叙述方法所塑造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贾母、王熙凤、刘姥姥等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因此,提出以上三方面的衡量标准,旨在说明我们过去的文学文本的语文学分析方法,看起来很客观、实在,但实际上它不是文学性的阅读

和阐释,因为它针对的不是文学文本的文学性而是文学文本的文章性,即它是按照文章学的方法去理解文学性的文本。这样,即便它有一套进入文学文本的方法、技术,但如果没有从文学角度去考察,即便是文学文本,也无法读取它的文学特征和意味。因此,对一部文学文本的理解,以及如何区分文学性阐释与非文学性阐释,就成为文学阐释学的首要任务。